



第八十三期 · 2018年5月 逢單月發行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無住生心

青楓：我們都有誦念《金剛經》，甚至有些信眾還背得滾瓜爛熟的，當然大家都希望好好地理解《金剛經》的內容，希望從中有所得益。請問大和尚，我們怎樣去理解《金剛經》，才能在生活上獲得益處？

修智：我們想理解一部經，首先要去探討其緣由是什麼，如果不了解緣由，則學習的時候便拿不準中心點。你提到的《金剛經》，這部經罕有地簡單描述日常生活的細節，繼而由須菩提提出疑問。那須菩提提問的動機是什麼？

青楓：查閱《金剛經》的注釋，歷來只從「諸

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」開始，鮮有探討須菩提發問的動機。

修智：這就得從原始佛教日常生活講起。須菩提托鉢化緣，是以富有人家為對象，認為他們今生富有是基於往世布施行善積福，倘今世不布施行善積福，來世將不再富有而貧困。另一位迦葉尊者，托鉢化緣以貧困人家為對象，認為他們今世貧困，基於往世沒有布施行善積福，倘今世布施行善積福，則來世不再貧困。

青楓：這兩位的理據，表面上有其道理，皆以度化眾生為出發點，但容易被人誤解，且遭人話柄。例如「是否嘴刁，貪圖美

小菊花

菊花有很多品種，人們喜歡的是一朵朵大黃菊、大白菊，以及呼形喝象地稱之為甚麼「蟹爪菊」之類。

好了，無論何形何狀，菊花總是教人欣賞，也總是教人聯想到人淡如菊或陶淵明明的東籬菊。

其實即使那些細小的菊花，甚至是一些開在山上野澗的小野菊，都是很可愛的。

前些時，妙法寺栽種的好幾盆小小菊花，紫紅色的、純白色的，小小的花朵仿如傳統的婦女插在髮上的小小頭飾，是那樣的充滿生活趣味。

小白菊、小紅菊，可別有一番欣賞情趣。



食而向富有人家托鉢化緣」，又，「貧困人家已經經濟困難，而要加重負擔」等等。如此遭人問話而造口業，也是應該避免吧！

修智：因此佛陀教導，對施主及所受食物，以平等無分別心對待。須菩提亦將細心觀察佛陀世尊會怎麼處理，以便學習。所以佛陀教導度眾生而不著四相。

青楓：《金剛經》開始便說：「爾時，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。乞食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」這樣細緻的描述，必有其道理。請問大和尚，那是什麼道理呢？

修智：這也是不少信眾讀《金剛經》時忽略了的地方。首先，所謂「食時」，可不是簡單指「食飯的時候」，而是指準備出發去化緣的時候。例如提早到達，而信徒家尚未準備好飯菜，則托鉢者等待時間長了，會生煩惱；而信徒家並未有所

欠而被催促，亦生煩惱。反過來，飯時已到，尚未抵達，則信徒家如果枯等，會生煩惱；飯時已過，托鉢者方抵達，則托鉢者將托空鉢而生煩惱。雖然，聖僧不會因此而生煩惱，但普通情況下則難免吧！

青楓：是啊！太早或太遲將生煩惱。我們可以從「食時」學到「恰當的時間，做恰當的事情。」如此，則煩惱無從生起。

修智：《金剛經》內「敷座而坐」，除一般解作「尊重般若」，我們可以這樣學習：自己的事自己做，煩惱亦無從生起，除非自己批評自己啊！倘他人所敷座，不如己意時，難免會囉嗦幾句吧！

青楓：我們要學習的是：事情是要完成的，但以不著相，不生煩惱為原則。例如「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」，是為「而生其心」，而「次第乞已」對施主不起貧富貴賤分別心，不著眾生相。如此在日常生活可體會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矣。

沙漠玫瑰

妙法寺內栽種的這一種「沙漠玫瑰」，經過七、八年光景，今天依然開得燦爛。既冠上「沙漠」兩字，必然令人聯想到它耐旱。是的，它不必有太多水份，太多水反而令根部腐爛，可見凡事都要適可而止，夠就好了！（包括我們累積下來的金錢！）

沙漠玫瑰開出來的花朵，艷麗奪目，幾年前，祇看到它開出紅邊白花朵，近年則多長出純紅色的，把整株花樹點綴得更美麗。

這一盆盆沙漠玫瑰放在一起栽種，遠遠地看去，已給我們一種生活喜悅的感覺。

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鳩摩羅什譯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爾時，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。乞食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

時，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希有，世尊！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世尊！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

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如汝所說：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」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

唯然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

佛告須菩提：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降伏其心：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；若有色、若無色；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」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行於布施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東方虛空，可思量不？

不也，世尊！

須菩提！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，可思量不？

不也，世尊！

須菩提！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！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可以身相見如來不？

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

佛告須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頗有眾生，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生實信不？

佛告須菩提：莫作是說。如來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，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。聞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，須菩提！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無復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；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，若心取相，則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；若取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「汝等比丘！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！」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如來有所說法耶？

須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、不可說；非法、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寧為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

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受持乃至四句偈等、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須菩提！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須陀洹能作是念「我得須陀洹果」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須陀洹名為入流，而無所入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斯陀含能作是念「我得斯陀含果」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阿那含能作是念「我得阿那含果」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那含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阿羅漢能作是念「我得阿羅漢道」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「我得阿羅漢道」，即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世尊！佛說我「得無諍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」我不作是念「我是離欲阿羅漢」。世尊！我若作是念：「我得阿羅漢道」，世尊則不說：「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」。以「須菩提實無所行」，而名「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」。

佛告須菩提：於意云何，如來昔在然燈佛所，於法有所得不？

不也，世尊！如來在然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菩薩莊嚴佛土不？

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

是故，須菩提！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

須菩提！譬如有人，身如須彌山王。於意云何，是身為大不？

須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！何以故？佛說非身，是大身。

須菩提！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，於意云何，是諸恆河沙，寧為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！但諸恆河，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！

須菩提！我今實言告汝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告須菩提：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、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，勝前福德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隨說是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皆應供養，如佛塔廟，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！須菩提！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

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當何名此經？我等云何奉持？

佛告須菩提：是經名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》。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所說法不？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來無所說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，是為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須菩提！諸微塵，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微塵。如來說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？

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說三十二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

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；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、為他人說，其福甚多。

爾時，須菩提聞說是經，深解義趣，涕淚悲泣而白佛言：希有，世尊！佛說如是甚深經典，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世尊！若復有人，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。當知是人，

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世尊！是實相者，則是非相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。世尊！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為難；若當來世，後五百歲，其有眾生，得聞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此人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；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離一切諸相，則名諸佛。

佛告須菩提：如是，如是。若復有人，得聞是經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當知是人甚為希有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說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

須菩提！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何以故？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應生瞋恨。須菩提！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於爾所世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是故，須菩提！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，若心有住，則為非住。是故佛說「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」。須菩提！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，應如是布施。如來說一切諸相，即是非相；又說一切眾生，即非眾生。

須菩提！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

須菩提！如來所得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

須菩提！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闇，則無所見。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

須菩提！當來之世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能於此經，受持、讀誦，則為如來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、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。

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；

若復有人，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，何況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為人解說！

須菩提！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、無邊功德。如來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。若有人能受持、讀誦、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、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、不可思議功德。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樂小法者，著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則於此經，不能聽受、讀誦、為人解說。

須菩提！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所應供養。當知此處，則為是塔，皆應恭敬，作禮圍繞，以諸花香而散其處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須菩提！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然燈佛前，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無空過者；若復有人，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須菩提！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於後末世，有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說者，或有人聞，心則狂亂、狐疑、不信。須菩提！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

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

佛告須菩提：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：「我應滅度一切眾生。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」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則非菩薩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有法得阿

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

不也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然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須菩提！實無有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：「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」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，作是言：

「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」何以故？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若有人言：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無實無虛。是故如來說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」。須菩提！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

須菩提！譬如人身長大。

須菩提言：世尊！如來說人身長大，則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

須菩提！菩薩亦如是，若作是言：「我當滅度無量眾生」，則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名為菩薩。是故佛說「一切法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。」

須菩提！若菩薩作是言：「我當莊嚴佛土」，是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

須菩提！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肉眼不？

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肉眼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天眼不？

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天眼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慧眼不？

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慧眼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法眼不？

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法眼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佛眼不？

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佛眼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恆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不？

如是，世尊！如來說是沙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一恆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恆河，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，如是寧為多不？

甚多，世尊！

佛告須菩提：爾所國土中，所有眾生，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心，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緣，得福多不？

如是，世尊！此人以是因緣，得福甚多。

須菩提！若福德有實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。以福德無故，如來說得福德多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？

不也，世尊！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？

不也，世尊！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

須菩提！汝勿謂如來作是念：「我當有所說法」。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「如來有所說法」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！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

爾時，慧命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頗有眾生，於未來世，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

佛言：須菩提！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眾生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無所得耶？

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須菩提！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

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

須菩提！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諸須彌山王，如是等七寶聚，有人持用布施；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、讀誦、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，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：「我當度眾生」。須菩提！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。若有眾生如來度者，如來則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須菩提！如來說有我者，則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。須菩提！凡夫者，如來說則非凡夫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？

須菩提言：如是，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則是如來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

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須菩提！莫作是念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。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

須菩提！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；若復有人，知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，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菩薩「不受福德」？

須菩提！菩薩所作福德，不應貪著，是故說「不受福德」。

須菩提！若有人言「如來若來、若去、若坐、若臥。」是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

須菩提！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，碎為微塵。於意云何，是微塵眾，寧為多不？

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若是微塵眾實有者，佛則不說是微塵眾。所以者何？佛說微塵眾，則非微塵眾，是名微塵眾。世尊！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，則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實有者，則是一合相。如來說一合相，則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

須菩提！一合相者，則是不可說，但凡夫之人，貪著其事。

須菩提！若人言：「佛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」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是人解我所說義不？

不也，世尊！是不解如來所說義。何以故？世尊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即非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是名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

須菩提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，應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須菩提！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

須菩提！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，持於此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、讀誦、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。

云何為人演說？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何以故？

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

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，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



慶祝佛誕 毋忘佛陀遺教

• 洗塵 •

佛誕，在中國稱為「浴佛節」，在南傳佛教國家名為「衛塞日」（Wesak Day），名稱雖異，意義則一，是佛教徒慶祝萬世慈尊、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佛聖誕的光輝節日。

這個節日不祇對佛教徒，即使對全人類來說都有極其重要意義。

釋迦牟尼佛是這世界第一位出現於世的佛陀，在釋尊以前，我們娑婆世界從未值佛，所以衆生長夜闇冥，沉淪苦海，流轉輪迴，不知出離，自從釋尊在尼連禪河邊菩提樹下入大禪定，降魔成道，自證等覺後，始有佛寶出現於世！

釋尊在波羅奈國鹿野苑為憍陳如等五人，開演三轉四諦法輪，這是法寶初現於世。

初轉法輪，憍陳如首先得度，次說布施、持戒、生天之論，讚歎出離之樂，阿濕、跋提二人隨之得悟，第三說法，迦葉和拘利亦悟。佛即度彼五人為比丘，這是僧寶初現於世！

釋尊的降生，此世界始有具足三寶，芸芸衆生始知有離苦得樂，了生脫死之道。

每當隆重慶祝佛誕之餘，緬懷釋尊慈悲濟世之應化功德，作為一個佛弟子，每有如何仰報釋尊法乳深恩的念頭，倏然而生！

最近有緣看到，譯自巴利文的「佛陀遺教經」的節譯本，歷年來蘊結心頭的問題，終於找到了答案。從這篇佛陀入滅前對弟子所作最後的殷勤咐囑中，再三叮囑弟子們要：「依循我的教法修行，即是見佛！」、「若能這樣做，你們都是我真正弟子！」換言之，釋尊希望於我們的，就是「依教修行！」我們若能依教修行，就是報答佛恩！值此佛

誕又將來臨之際，敬擷錄數節，作為我對大家的節日獻禮。

己 我的一切教法，都是由親証而來，真實不虛，你們若能隨順修行，雖隔百世，何異同堂（見佛），若不能依教修行，雖則同堂，猶隔萬里（不能見佛）。

己 要自己度自己，不要依靠其他，要自己作照明，要以我的教法作照明，不要依其他外道教義。

己 要依循我的教法修行，你們都會解脫，若能選擇，你們都是我的真正弟子。

己 我的教法要點，要降服自己的心，要遠離貪欲，使自己行於正道，使自己清淨。你們要記住，形壽是短暫的，是無常的！若能如是思惟，你們將會遠離貪欲、嗔恚及一切惡不善法。

己 當你自己被貪欲引誘之時，你們必須降服自「心」，要做「心」的主人，不要做「心」的奴僕。

己 心可使人作佛，也可使人作餓鬼、作畜生、作地獄。

己 佛弟子要互相敬重，要像「水」和「乳」互相交融，不可像「水」和「油」那樣彼此排斥。要在一起學習，互相研究，共同修行，你們不要浪費時間和精力，作那些無聊、無益的爭論。

己 你們必須驅除心中的貪欲毒蛇，你們才能得到安寧。

己 依循我的教派修行，即是見佛。

節錄自Naha-Parinibbana Sutta & The Teaching of Buddha.

佛畫

斯里蘭卡藝術大師 維巴拉沙拿作品展

展期：2018年5月19日至6月18日

地點：妙法寺二樓藝廊



藝術大師

瑪巴拉迦瑪·維巴拉沙拿 (1925 - 2000)

維巴拉沙拿大師以希臘健陀羅手法 (HELLENISTIC GRECO)，利用十二幅畫，繪寫出佛陀重要事蹟。維巴拉沙拿大師淨心素願，以藝術弘揚佛法，善念廣佈，被譽為斯里蘭卡的國寶，詣藝聞名亞洲，斐聲國際。



一.《悉達多太子降生》

摩耶皇后在嵐昆尼園，娑羅(無憂)樹下分娩了悉達多太子。(佛陀前生)太子周行七步，七朵蓮花相應地從地湧出。太子隨喜悅宣說：「捨此生後，生死永盡。」



二.《初轉法輪》

決心要將自證的智慧與眾生分享，佛陀來到波羅奈國鹿野苑五比丘的住處，首次說法。他為五比丘演說了：《轉法輪經》：「遠離一切極端 (遠離二邊——我及我所)。」



三.《看護病者》

一位患有嚴重皮膚病的比丘，無人照料，身心痛苦。佛陀前去探訪照護，對待比丘，充滿慈悲仁愛。



四.《柯瑪夫人值遇佛陀》

頻毘娑羅皇后——柯瑪，沉醉於自己美貌。佛陀貶抑她的想法！因此她不願見佛。頻毘娑羅王終說服她去見佛陀。二人見面時，佛陀令她看見一位美貌天女，年青天女漸漸年華老去，由衰老而後死亡。柯瑪夫人頓然領悟到「生命虛幻和無常」的真理。



五.《第一個弘化團》

佛陀冀望佛法廣傳。當（僧團）有六十位阿羅漢時，佛陀派遣了第一個弘化團，並對他們說：「比丘們啊。到他方國土教化，利樂一切眾生吧！」



六.《釋迦與拘利雅兩族戰爭》

為了盧血河（Rohini）的水源問題，釋迦和拘利雅兩族——佛陀父母的眷屬，發生戰爭。佛陀從中調停止息，向雙方說明和平共存的好處。



七.《接受最貧者一飯之施》

佛陀常被富者邀請，接受他們的供養。但佛陀在舍衛國，專意在最貧者家，沿門乞食，接受最貧者一飯之施。佛陀的“貧富平等”因而顯示了。



八.《升忉利天為母說法》

佛陀升忉利天。佛陀母親現在生於兜率陀天，來到忉利天。佛陀坐於帝釋天王座上，為母說《阿毘達磨》。



九.《從忉利天降至僧柯奢城》

佛陀為母說法後，帝釋天變化為一雲梯，並親為佛陀扶傘蓋，佛陀沿著雲梯，並諸梵天圍繞，從忉利天降至僧柯奢城。



十.《迦特哈利本生經》

一位貌美的貧婦，為波羅奈國王生育了一私生子。當孩子長大後，貧婦携子去見國王，對國王說：「這是你的兒子，你要接受他！」國王羞怒地拒絕了。貧婦無親無故，唯有向國王說：「我把他向上扔到天空去！如果他是你的兒子，他將停留在天空中；如果不是，他將會跌落！」她把孩子拋起，孩子在空中停留著，因而證實了國王是兒子的父親。這孩子，就是(佛陀前生的)菩薩。



十一.《忍辱仙人本生經》

在過往生中，佛陀曾作仙人，坐於叢林中，向國王的妃嬪眷屬說法。國王看見妃嬪圍繞，諦聽仙人說法，國王向仙人問：「你是誰？」仙人回答：「我是忍辱仙人。」國王說：「那麼，我要看看你忍辱本領！」隨即砍去了仙人兩手臂。仙人說：「我的忍辱，在我心中，不在臂中。」於是國王怒而用力踐躪仙人的心臟。最後仙人死去了，升上天堂，國王則到了地獄去。



十二.《須達摩轉生經》

佛陀出生後將繼承王位(King Vessantara)，這是在永斷生死前最後為菩薩的一生，他完滿地奉行布施，把自己的皇室白象布施給婆羅門，也把自己的兒子和女兒布施給來乞求子女的貧者。

內
明
生
輝



原刊於1977年4月《內明》第61期

凡夫解

志明

近年來，常聞比丘大德，或以凡夫自稱，或以凡夫稱人者。尤在鬥氣之時，常言：「我還是個凡夫，所以不能不……。」諸如此類，事實是乃其不明「凡夫」之真義，故輕而言之。殊不知，既經發願披剃並受具足戒後之身，已非凡夫了。故以「凡夫」自稱或稱人者，是自貶貶人之詈語也，出家比丘自應禁此口頭禪。

「凡夫」之義為何，茲試釋之：

「凡」者：庸常也。趙抃詩云：「物外尋真頓離凡。」故離凡才可成真。「夫」者，猶凡也，眾也，普通之庸夫庸婦也。是以。「凡夫者」梵語為波羅，華言舊譯為「凡夫」，新譯為「異生」，與聖者相對稱，謂未斷些少之惑，未證些少之理者。法華經云：「凡夫淺識，深着

五欲。」所謂「五欲」者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五境也。是為起人之欲心，故名欲。是為污真理者，故名塵。又止觀四曰：「五塵非欲，而其中有味能生行人貪欲之心，故言五欲。」智度論十七曰：「哀哉眾生，常為五欲所惱，而求之不已。此五欲者，得之轉劇，如火炙疥。五欲無益，如狗齧炬。五欲增爭，如鳥競肉。五欲燒人，如逆風執炬。五欲害人，如踐惡蛇。五欲無實，如夢所得。五欲不久，如假借須臾。世人愚惑，貪着五欲，至死不捨。為之後世受無量苦。」而出家二眾，發願披剃且受具足戒，顯然已斷「些少之惑」、已「證些少之理」，並五欲已斷，故已脫離凡夫位。吾日前讀弘一大師畧傳，至「一領衲衣，初出家時遺物，襤褸不堪，廿六年間，未嘗一易，補釘二百二十四處。」因而有感，而聯曰：「補釘二百念四，遍補身漏。戒律二百五十，遍補心漏。」每一出家大德，同受二百五十以上之具足戒，五欲心漏已補，實已離凡入聖矣。

凡、聖之別為何？小乘初果以上，大乘初地以上皆為聖者，自此以下，未斷惑證理之人，皆是凡夫。止觀云：「凡聖相衡，判如天壤。」由此可知，所謂「聖」者，非修至佛果、菩薩果方為聖，初果、初地之人，已入聖域矣。所謂「初果」；即聲聞乘四果中之第一預留果也，謂凡夫初入聖道之法流也，申言之；即三界見惑斷盡之位也，所謂「初地」；為菩薩乘五十二位中，十地之第一。是以；一入聖道之法流者，則非凡夫也。

又，大威德陀羅尼經曰：「於生死迷惑流轉，住不正道，故名凡夫。」佛性論曰：「凡夫以身見為性。」止觀一曰：「凡者常也，亦非一也，席品多故。」凡夫之人以身見為性，故名「凡夫性」，有為法中，有一非色非心之性，未斷以來，使諸眾生悉為凡夫，是名凡夫性。凡夫為阿賴耶識之不覺義，因其不覺，故有十重妄。禪源諸詮四曰：「此識(阿賴耶識)，在凡常有覺與不覺二義，覺是三乘聖賢之本。今且示凡夫本末，總有十重；(今每重以夢喻一一合之)謂一切眾生皆有本覺真心(此第一重，如一富貴人，端正多

智，自在宅中住)。未遇善友開示，法爾本來不覺(第二重，如宅中人睡，自不知也)。不覺故，法爾念起(第三重，如睡法爾有夢)。念起故，有能見相(第四重，如夢中之想)。以有見故，根身世界妄現(第五重，夢中別見有身在他鄉貧苦，及見種種好惡事境)。不知此等從自念起，執為定有，名為法執(第六重，正夢時，法爾必執所見物為實有也)。執法定故，便見自他之殊，名為我執(第七重，夢時必認他鄉貧苦身為己本身)。執此四大為我故，法爾貪愛，順情諸境，欲以潤我，嗔嫌違情諸境，恐損惱我。愚癡之情，種種計校(第八重，此是毒，如夢在他鄉，所見違順等事，亦貪嗔也)。由此故造善惡等業(第九重，夢中或打奪或罵，或行恩報德)。業成難逃，如影響應於形聲，故受六道業繫苦樂相(第十重，如夢因偷奪打罵，被捉枷禁決罰，或行恩得報，舉荐拜官署職)。悟後修證，還有十重，翻妄即真。」金剛經云：「一切世間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出家二眾大德，無日不在破妄顯正，翻夢歸真。是以不復具諸十重妄，還諸凡夫身。

寺庵每日朝、暮課誦，課本有云：「南無常住十方佛，南無常住十方法，南無常住十方僧。」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」皈依佛、兩足尊。皈依法，離欲尊。皈依僧，眾中尊。」「神咒加持淨法食(法施食、甘露水。)普施河沙眾佛子(有情、孤魂)，願皆飽滿捨慳貪，速脫幽冥生淨土，皈依三寶發菩提，究竟得成無上道。……」出家二眾大德，總稱為僧，與佛、法並列為「三寶」，是眾中之尊，是冥、陽一切眾生所皈依、仰賴、護衛，是以不應退轉為凡夫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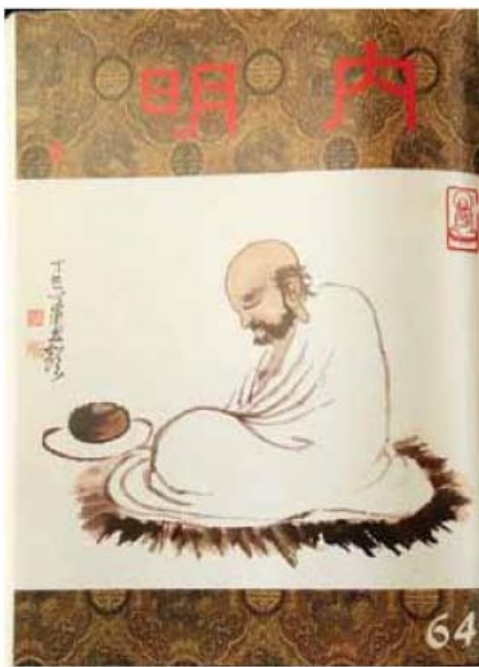
弟子不才，作此「凡夫解」，旨在崇敬出家二眾大德，發憐憫、慈悲心願，努力精進，普渡無邊眾生。若僧寶願心不宏，退轉果位，是眾生之悲哀也。此篇文字如不契佛理，有傷出家二眾大德莊嚴之處，所造惡業，弟子悉數承受。如合佛意而稍有功德之處，願以此功德，回向出家二眾諸大德。

從李龍眠說到—— 蕭立聲的羅漢畫

• 漁父 •

幼時讀李龍眠畫羅漢渡江一文，印象極深，文章描寫十五個半羅漢渡江情形淋漓盡致（按原畫為十八羅漢渡江，後因一角漫滅，僅存十五人又半），因此十五個半羅漢的狀貌、神情、風采，一直存在我腦海中，數十年，未嘗或忘。因為這個原故，以後無論到什麼地方，只要看見羅漢畫或羅漢塑像，總喜歡將它與腦中的羅漢相比，但每次所見的畫和像都不及腦中所有的巧妙、生動。南來以後，在一個偶然的場合，看到蕭立聲先生的畫，非常喜歡，記得當時陳列供欣賞的，有廿餘幅，有字，有山水，有人物，花鳥……剛健婀娜，兼而有之，字則蒼勁有力，山水畫淡雅自然，人物畫以羅漢畫最突出，亦最多，情態既殊，各盡其妙。有立者，有對坐似談心者，合掌類念佛者，或作顧盼之姿，或作沉思之狀，有携杖間行者，亦有獨立遠眺者，更有咧咀閉目作挑耳狀者。有一幅一人垂目趺坐蒲團上，一人則依書而坐，一則隱几而眠，鼾聲呼呼，隱約可聞，還有一巨幅，類似達摩者，肩挑竹笠，邁步而行，衣袂生風，雙目炯視，神采如生。用筆，布局，皆有新意，不落窠臼。

這些羅漢對我來說，另有一種相見恨晚之感，因為每一尊羅漢的狀貌，意趣，似曾相識，蓋大部份與我多年來存留在腦海中之羅漢神情相合，故摩娑盤桓久久始離去，是時尚不知蕭先生為何許人也。旋得識蕭先生，一次且曾參觀作畫，在場者多為其弟子，所作者乃一巨幅羅漢，高約廿餘尺，橫廣十餘尺許，



蕭氏握筆濡墨，凝神屏氣，態度從容，嚴肅，少頃即懸腕中鋒，走筆運墨，縱橫姿肆，「濃淡乾潤，疏密多寡，各得其當」。須臾間一幅態度安詳，神情穩定的羅漢畫即告完成，觀者讚口不絕。唐師嘗謂蕭先生畫羅漢時是「先想羅漢之志之行，使盡盤桓於心目之間，然後一揮而就」。昔人亦謂李公麟「腕中有至理胸中有邱壑」。杜少陵所謂：「良工心獨苦」。蕭先生的羅漢能出於唐宋而自成一家，是數十年勤勉不

輟，刻苦磨鍊的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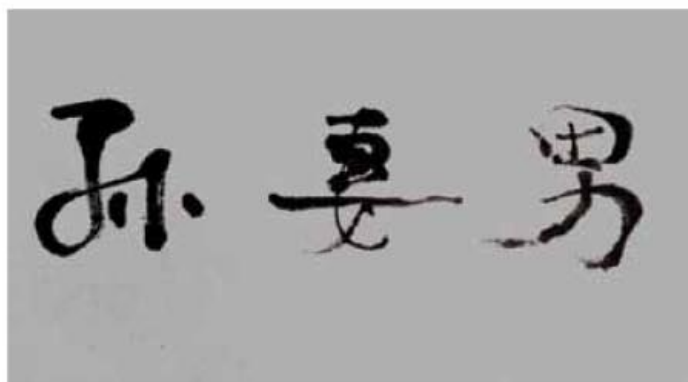
蕭先生的山水畫，其風格也甚別緻，據說是脫穎於宋元，充滿淡雅自然之趣，「淡」「雅」「自然」在中國文學、藝術中的地位極高，淡而能雅，淡而有韻味，不是一蹴可至，非經過一番功夫不可，所謂「絢爛之極，歸於平淡」，正是指此而言。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稱為「隱逸詩宗」，「清淡之宗」，大都是就其詩之風味而言，「平淡自得」，「天然澹雅」，「淡雅味長」，「平淡入神」等都是歷來對陶詩的評語，「犬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顛」，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都是口語，所謂：「句句近人字字奇妙」，「似大匠運行，不見斧鑿之痕」。東坡嘗謂：「陶公意不在詩，詩以寄其意耳」，又謂：「淵時不為詩，寫其胸中之妙耳」。故陶詩之妙不在一字一句之奇，而在字句以外之風味。對於蕭先生的山水畫，在我的感覺來說也是如此，他的山水畫的風神韻味，不在畫的本身，而在畫的所表露的一派閒淡、寧靜、自然之趣，使人心曠神怡。

我對蕭先生的畫，非常喜歡，除了上述原因之外，當然此與蕭先生本身的造詣功力有關，所以他的字畫有豐富的吸引力，誘惑力及使人有不可抗拒之感。認識蕭先生多年，得知其為人不苟且，不欺世，也不媚俗，堂堂正正，規規矩矩，他的每一幅字或畫中，都蘊藏着他個人的生命、精神、情感甚至靈魂。因此他的畫、字，特別富「生機」，特別傳神，活潑潑地。

國畫最重「傳神」，國畫最難亦在「傳神」，國畫家所追求者，不僅在作品上求其形似，還須進一步去把握作品的精神，使其與作品的形相融合為一，否則「雖竭巧思，並同衆工之事，雖曰畫而非畫」。所謂「傳神」，神在什麼地方？神如何傳法？鄧椿在畫書中說：「世人徒知人之有神，而不知物之有神。」人之神與物之神相融合的作品即為世人所珍，但如何使人與物之神相融合？這關鍵在畫家本身之修養，假如一個畫家他的修養到家，功夫深厚，造詣精湛，他就可以「以筆直取萬物之形，洒然自腕脫出，而落於素，不假扭捏不事修飾，自然形神俱得」。這種功夫從什麼地方去得來，董其昌說是，從讀書，旅行中得來，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胸中脫去塵濁時，自然文壑內營，立成邱壑，隨手寫出，皆為山水傳神」。徐師也曾說「一個成功的畫家，必須深入物之形以得其神，因而得氣韻與神似統一的方法，這是中國大畫家共同走的一條路」（中國藝術精神頁一五八）。

今天蕭立聲先生正在這一條大路上，但他並不以他目前的成就為滿足，他仍然孳孳不懈的在學習、在研究，他希望在不斷的努力研究中，仍不斷依法前人的寶貴經驗中，不斷有新的發現，新的創造。就憑蕭先生對中國藝術的這份愛心、毅力，再加上他聰明活潑的心智，淬勵奮發的精神，肯定在不久的將來，他的聲光，一定能將中國的繪畫藝術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。





孫 · 妻 · 男

「顧名思義」是有趣的，而「顧字思義」同樣是很有趣之事，特別是我們的方塊字，總是從象形而來，當然有些還從聲及「意」中啟悟而來的。

有些字擺得很明顯地，一看上去便曉得它的意思！隨便說說吧，——這個「孫」字，「子」字旁加個「系」。系，是系列，子字之後當然是孫了，草書及簡化字寫成「孙」，亦是同一概念——小於子的當然是孫了。

有些字除了形態上讓你一看便曉得之外，我看，好些時還得根據一下文化、風俗的變遷。讓我們說說這個「妻」字吧！首先無論怎樣變，必然有

一個女字，——妻，當然是女人啦，但女字之上的筆劃形狀又是怎樣呢？首先我們得知道「妻」字本來的寫法，女字之上就像簪飾，結了婚的女子便會頭上插簪，字的結構，無論是象形象聲，象甚麼都好，必須簡單，這才是字。於是演變到後來，「妻」字之上方便是簡化成十字形的寫法，而其中間的符號又是象徵甚麼的呢？它與簪無關，是象徵「手」它是女子以手把簪插在頭上。你看，這個「妻」字是多麼有意思。

從這裏想開去，「男」字同樣充滿感覺——努力耕田者不就是男子漢嗎！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-1A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